

宗程

番外書冊

經說

經說

參

		二	和
		四	書
		五	門
五	三	四	〇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明	內
一	九	〇	
一	九	五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150
		冊數	5 (3)
		函號	190 468



淺草文庫

崇程卷之二



紫溪劉煜李暉甫稿

子路人告之章

公孫丑上

孟子集註下同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

與人為善

典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

程叔子曰樂取於人為善便是與人為善

乃公也

煜按程說雖簡其以與不為許助之義則漸可見矣

四書辨疑曰

此說

指集注

過於用巧而失之狹其功

止可及於知識之間而已不識不知者兩道多矣

恐非孟子贊稱舜德之本指也若只言與人同為

善則理平意足氣象又廣大亦甚自然夫與人同
為善誠難事也苟非大中至正之人莫有能者竊
嘗驗之天下之人見人有技媚嫉憎惡違之使不
通擠之使不保如此以便己私者比比皆然誠能
克去己私以至公無我為心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夫然後可以與人同為善矣
視其規規然取彼之善為之於己以勸彼善者相
去豈不甚遠哉

煜按典只是與人樂樂之典與人為善則與民由
之之意也言舜取於人之善以為己善則是善典

天下之人公共而非若禹尚有人己之辨也明白
如此不必解作許助張敬夫曰取諸人以為善是
與人為善也取諸人者與人同為善也得之

熒按以上二程之言雖非正解此章然可見其以道為道理之道而不為方法之道論語集註曰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孟子集註曰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論語或問曰夫子與不如回者亦以材言而未害於其造道入德之實也又曰皆非所以存養吾心而為造道入德之資也孟子或問曰至於是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皆與二程合又按深造之以道語不甚易曉故朱子以進為之

方解道字然深造之以進為之方竟覺語勢牽強且深造之言似屬歇後語恐惟當從程說解為深造於道深造之以道猶曰所深造者在於道蓋道一字貫徹始終自得者道也居安資深者亦道也左右逢原者亦道也脈絡分明初無可疑今如集注所說則上下語勢無頭無尾如捕影然豈聖賢之言耶

郝敬曰以道謂學者當志於道不可他適也欲自得謂造道者欲自然得已不可以躐取必由深造首言道為本造即造道自得即得道深造猶先難

也自得猶後獲也。朱注以第二句釋首一句云道者進為之方。道既是方。兩進為又是何物。深造自得即含漸進意。又以道作漸進解。不重複矣。

尚惡者酒章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意也。

或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曰。而如二字。蓋通用之。詩曰。黍稷而厲。鄭箋曰。而亦如也。煜按。而字。而如字。此亦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煜按。如雨之如。當如字讀。愚別有說。此以如為而也。他如此類。不可殫舉。故陸氏釋文。序論音讀之說曰。而如靡異。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
孟子或問

程叔子曰、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又曰、文王望道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

釋按而如固可通用、然在經中不甚多、在孟子中、絕不更見、而自可通、不必作如、望道而未之見、此言文王之心、言文王之心、汲汲望道、而自以為未得見、如字義自包在其中、亦是文法當如此、何勞紛紛改作道字、程子以為治道有道之道、朱子以為道理道義之道、兩俱可通、若以視民句相配、則

程說為協當、

逢蒙學射章

逢蒙學射於羿章

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乎

然亦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德度斯雖全初息亦廢公義其事固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程叔子曰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

字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

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

又曰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

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于國權

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煜按此章之說程子責人固已頗流于刻而朱子
加厲然程子所謂舍之而無害于國權輕重可也
二言則未失而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一句尤
簡而盡夫子濯孺子疾作不能執弓坐而待死之
人舍而不殺於國家何足為利害得失矧師道之
所出人情固不能恕然者庾斯此舉蓋權輕重較
大小苦心而後為者當此時舍庾斯兩全之策恐
別無可處之方孟子引之亦以其事忠厚萬擊可
以為法與羿逢蒙之事東西相反故引以明羿逢
蒙之罪以為使羿如孺子之擇賢教之則必無殺

及

戮之禍使逢蒙如庾斯之不忘師恩則必無媚疾
之心語意了然無疑特其虛發四矢雖屬無謂然
原其心則蓋以為無故而縱敵似曠棄君命故東
矢加遺以表報國之衷事不無可議而情則有可
恕豈非觀過而知仁邪集注乃一筆抹之曰其事
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以庾斯與
羿蒙並言論已不情而全失孟子反形之旨矣且
師友類也故書中往往混言然亦當隨事而分別
此章者論羿逢蒙因引孺子尹倪庾斯以證之固
係師弟子事中間取友必端之說蓋以類友之言

弟子賢則弟子之友亦賢然論其道之所原則仍是師弟中事也集注從尹氏摘取友一句以為歸趣蓋不欲美皮斯西為故謂借以明取友之道則前後數句皆成間言語致使孟子之旨掩蔽不彰可乎

君子不亮章 告子下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乎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煜披趙注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者為君子之道括信將安所執之耶集注本此

或問亮之為義諸說不同如何曰考之說文古無亮字今以為與諒通者得之矣然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為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至於執字則但為持守之意而未嘗以為固滯者如中庸所謂固執者是也今程子以亮為固執固為必信之意而讀惡曰烏則其說宜曰不必信

則不固滯矣。張子亦以諒為必信，而讀惡從去聲，則其說宜曰：所以不必信者，惡其至於固滯也。是雖其文執小有不同，然以諒執為病則同也。夫諒有二義，從其一為可也。至於執則無可病之理，故吾以是推之，而從尹氏之說，直以諒為友諒之諒，言君子舍是則無可據守也。

程叔子曰：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讀為烏。

程伯子曰：諒與信異，自大體是信，亮必為也。

蘇轍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必信之謂亮。孔子曰：君

子貞而不亮，要止於正而不必信，而後無所執，否則執一而廢百矣。

煜按：孟子此語，蓋因孔子貞而不諒之言而敷衍之者也。解者兩端，章章無疑。程叔子引孟子以解論語，類瀆引論語以解孟子，昏不易之說，不知朱子何故棄而不用也。從集注則君子不諒，全失其所本，而惡乎執一句，語執頗覺艱澁，迥不如程說之恰當。但程讀惡為烏，則不妥。此惡字，當是賤惡之惡。言君子所以不諒者，惡諒之固執故也。程子之見，似未及此。要其知論孟之相通，則朱子所未

至也。程子之外，張子厚解最可取，而朱子又不從。何也？夫執有二義，有以為持守者，有以為執滯者。如中庸執中固執，固以持守言，至孟子所謂子莫執中，程子所謂只怕人執着一邊，則為執滯之意。固執高叟之固，集注已以執滯不通解之，豈可謂執無可病之理邪？

霸者之民章 盡心上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

曰小補之哉？所過者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過畔陶河

瀕而器不若竊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使神妙

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

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禮按程子曰：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

神，存主處，使如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也。是謂存神過

化，然朱子身存神上說，似有不同。

或問過化存神之說，程子所說固與張子謝氏不
同，而其後說以無我言過化，以在己言存神，則似
又若張謝之說，何也？曰：張謝之說皆疑於老佛之

意以此章上文考之恐其指不為是也故程子直
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而於易傳又有所過變化如
虎豹炳蔚之言其旨明矣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
經歷物無不化不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
其化也然其曰經歷亦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
之所臨政之所及風嚴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
至於無成之說則出於楊氏之篇或者固疑其不
皆出於先生之口也所存者神前說既以立之斯
立等詔明之則其意亦明矣其曰在己者蓋以化
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如所謂從

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音形嚴之為有不
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耳以是推之則程子
於此初未嘗有異說也孟子或問

張敬夫曰程子曰過謂身之所經歷處存謂心之
所存主處凡事事物物過乎吾前皆吾所經歷也
感而遂通各止其所不其化乎所存主者謂其體
也寂然不動無有方所不其神乎所過者化以其
所存者神猶云忠恕為體忠為用也橫渠張子
曰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亦此意也據南
軒說則程叔子亦如周子橫渠之見而
非如集注之言恐未必然歸以俟後考

程田子曰、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張子厚曰、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煜按、所存者神、神言其存于內者、神妙淵深、不可
測識、神者化之本、化者神之用、內外交言、方能盡
理、蓋註以孔子立斯立道、斯行為證、則與所過者
化無異、朱子蓋懼其近異端虛無之說、而云然不
若田子之說、確乎不可易也、且所存者神、以為在
己者、田子以為絃未動和之意者、叔子二說迥然
不同、朱子強合、以為未嘗有異、說不通矣、又云前
說既以立之、斯立等認明之、則其意亦明矣、云云、

似混二子之言為一人之言、其可乎哉、朱子誤解
此章、其病根全在疑於「堯佛」一句、
郝敬曰、此刑賞教誨、東漸西被、南陞北訖、皆是
君子所過也、然求其經歷之跡、化而無有、蓋過有
所以過者、是即君子所存也、玄消清穆、每思無為、
而化馳遐壤、不疾自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乎、
此惟其存神、所以過化、與天地春氣一嘘而萬物
生、秋氣一翕而萬物斂同也、天地無心、生物主者
無心、成治聖人之于天道、上下同流、
又曰、所過謂政教、所存謂心思、過以作用言、存以

主宰言無迹曰化不測曰神聖人所以經綸天下
開物成務之本是存為神也良正德利用厚生曰
用不知是過者化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盡信書章 盡心下

君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

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武成言武王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

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

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

存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程叔子曰孟子之設是言也懼後者之惑且長不仁

之心謂聖人之征尚多殺如此雖曰其後之相攻不

至如是之甚也不以規學者執辭忘義不獨施於書

也
或問武成血流漂杵之云乃紂之前徒倒戈之兩

為荀子以為殺者皆殷人非周人是也而孟子
之不信何哉曰此亦按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
我而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
其微意矣孟子或問程說之意故錄之
邾敬曰七國好戰殺人而武成為強戰口實孟子
所以欲并武成廢之也或曰對前後倒戈自殺非
非武王殺之曰即非武王殺之聖人亦不忍也昔
晉桓公征殷仲堪詣釋惠遠問何以見教荅曰願
檀越安德使彼亦復無他惠遠讀書頗識聖人意
然生亦如也

煜按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事見尚書明係殷人自
相攻殺苟稍讀書者夫人而知之不必過慮其誤
解經旨也集注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
武王殺之之云似懼讀者疑血流杵由武王殺之
而非商人相殺此無用之辨耳蓋漂杵出於商人
倒戈相攻明明無待乎言但後人以為聖人征敵
且多殺人如此而遂至視人如菅芴殺戮無所顧
忌此孟子所以諄諄切言警覺人也願其實當時
倒戈相攻頗有殺傷時人形容極其盛遂有漂杵
言拘者執定以謂信如後世流血成川者此以辭

害意之失亦孟子所以餘意教人也程說至當且盡無以尚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浩生不害章

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不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矣

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與有諸己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己是說樂正子身上事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

程叔子曰可欲莫如善以有諸己為貴若存若亡焉而不為物所誘俗所移者吾未之見也又曰今雖知可欲之為善亦須有諸己便可言誠誠

便合外內之道

亦理按天下之理可欲者無如善但一為私欲所蔽則曰黑顛倒友好惡而惡善者有之故人真知善之可欲者少矣能知善之可欲直謂之善人猶好詩者謂之詩人愛聞者謂之聞人雖文勢頗以迂濫不得與下文一例要自義精理順不得不從如集注之說驟視之似不可易及熟玩之終覺不妥蓋惟以某人之可愛而目以善人則下有諸己者將何所有無乃與上文不相承接乎且以其人之善而目為善人則某人已有善於己何以與下有

諸己之信別乎恐當以程說為是先儒多同此說觀語類所載則當時門人已有疑其說朱子雖詳辨之竟似覺牽強

大學章句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

程叔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陸深曰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朱晦菴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可支分即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于理有礙誠

如所云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
說不免學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
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中庸第一章章句下同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天以陰陽

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
之生因各得其理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
謂性也率猶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
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
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
能無道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
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問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字亦恐有礙否
曰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
螻蟻之義即五常之性但只稟得未少不似人稟
得未全耳詔類下同

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伊川謂通人物而言
如此却與告子所謂人物之性同曰據伊川之意
人與物之本性同及至稟賦則異蓋本性理也而
本賦之性則氣也性本自然及至生賦無氣則稟
載不去故必頓此性於氣上而後可以生及至已
生則物自稟物之性人自稟人之氣
人與物之性皆同故循人之性則為人道循馬牛
之性則為馬牛之道若不循其性令馬耕牛馳則
失其性而非馬牛之道矣故曰通人物而言
程叔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

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
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為馬則
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底性又不為
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
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
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
元不失則何修之有程按章句本此

程伯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
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為生養之生却是修道之
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

取禍則乃是教也。

葉紹翁曰：芳亭之門人劉敬字季文，號靜春，乃大不取其師之說，其自為論則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乎物焉。湯詒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擬哉？或疑萬物通謂之性，奚獨人？愚曰：是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則有氣質矣，又安可令人物而言，以自汨亂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為一者，必非識性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只謂人而已。

劉又著為就正錄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其發明性命，開悟天下後世至矣。而或有必曰：此兩句，兼人物而言，嗟夫言之似是而差也。嘗考古先聖賢，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而不雜乎物者。易之乾象曰：各正性命，樂記亦曰：則性命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或兼人物而言，則天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告子孟子之高弟，彼

其把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纒
戾。固無足取。至於生之謂性。孟子辨焉。而未詳。得
無也是而猶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麟之曰。告
子後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
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此其言破千古之惑。
我又公負有功於性善如此。

陳天祥曰。孔子言性相近也。孟子道性善。本皆專
論人之性。未嘗言該萬物之性也。子思說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亦是專以人性人道為言。註文
乃以萬物與人一混言之。誤矣。所謂人物之生。各

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者。五德俱全。復
加健順。惟人有能之之理。彼禽獸昆蟲茅物。何嘗
能有如詩之德哉。天地之間。知覺運動之物。其性
於五常之中。固有順能近之者。或近於仁。或近於
義。雖於天理中粗有通處。亦不可便與人同一際。
言有健順五常之德也。註文又見率性一節。於萬
物之性。難以盡適。故再指物為日用之物。亦不可
通。物無皆能自為人用之理。語錄又以馬馳牛耕。
佐註文為說。蓋亦未之思也。馬須用銜。牛須穿鼻。
既制存矣。又加鞭箠。然後始可為用。亦猶我賊。把

柳以為枯樛，非謂循其性之自然也。况天下萬物，
知不能盡，豈皆得在日用之間乎。凡彼不為人用
之物，其性尤有不可循者。如虎狼之暴，蛇蠍之狠，
皆其本然之性也。若循此性以為道，果何道邪。只
如荆棘狼莠生於道路隴畝之間，亦無任其叢茂，
不係之理。語錄曰：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
為人之道，循馬牛之性則為馬牛之道。此語蓋難
憑準。既言人物性同，又卻自有人性物性、人道物
道之分。何也。循馬牛之性則為馬牛之道，若循虎狼
之性則亦為虎狼之道，循蛇蠍之性則亦為蛇蠍

之道。循荆棘狼莠之性則亦為荆棘狼莠之道。果
以此道以為教，使天下後世遵之而行，將見獸蹄
鳥跡之道，復交於中國。區宇永為鴻荒，聖人之教，
寧有是哉。若以語錄之說，通解經文，則人與
一切昆蟲禽獸皆當各循其性以為道。昆蟲禽獸
之道皆可階之以為教，不知禽獸之道如何階之
以為教，如何教人於禽獸之道。如何不可須臾離，
階不可曉，人物之性不同。孟子已有明論。集註亦
曰：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
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

之性所以無有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其說當矣
以彼證此是非了然而纂疏又引真氏之說曰朱
子於告子生之謂性章深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
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
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禀之不同以
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此章兼人物而言
尚何疑哉觀此一說人物不同者既以為是人物
同者亦以為是阿蔽甚矣然集註以氣言者為同
真氏反以為異集註以理言者為異真氏反以為
同真氏本欲曲合文公之意而不自覺如此之差

也嗚乎人性與物性不同此特眼前事甚不難見
在之曲說何其多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
皆有之未聞牛羊犬豕皆能與人同有也只解性
為人之性自無許多節病天命謂性以理言也理
為衆善之宗三綱五常皆所從出天命人由此理
而生具五常之善以為性故曰天命之謂性物欲
非性也人惟循此本然之性各就人倫職分之當
然而行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兄弟弟順夫義婦節
朋友有信是則所謂道也申明此道使入行之是
則所謂教也率性謂循自己本然之性非循他物

之性也。道亦自己當行之道，非他物各有之道也。率性為道，明德之事也。格道為教，新民之事也。高拱曰：中庸為學者所，皆人理也。而伊川若專動，兼人物言之，夫人有人之理，物有物之性，豈以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犬之性歟？且盈天地之間，惟萬物，凡草木土石，諸件皆物也。若謂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則不知草木土石，其健順五常之德若何？若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則不知草木土石，其當行之路若何？理難通矣。

第二十章一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敏，速也。蒲，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

此如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為果贏也，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固

不得而不從耳。曰：然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為蜃，而其傳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為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為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

身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不出於後世迂儒
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
之本支也且又以盧為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
若以蒲盧為變化則又不必解為果蠃矣况此等
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則姑闕之其
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邪中庸或問
程叔子曰政也者蒲盧也言化之易也螟蛉與果蠃
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祝人
且甚於蒲盧矣然蒲盧二物形質不同為祝之可化
人與聖人形質無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又曰古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也

毛奇齡曰中庸蒲盧舊註是螟蠃名爾雅曰螟蠃
蒲盧今之細腰蜂也又解頤新語曰瓢之細腰曰
蒲盧蜂之細腰亦曰蒲盧蓋螟蠃取螟蛉為己子
祝之而化詩曰螟蛉有子螟蠃負之故以作人存
政舉之證謂百姓易化也朱子取同時沈存中之
言謂是蒲葦則不惟無據且又改盧字為蘆字矣
按家語云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其者待化
而成四字正就螟蠃為取譬作解是此一為物夫
子自言而又自註之何強釋為螟按西河詩詁曰
韓渥與貧詩隴際

日失飛野馬紫頸筒管長蒲盧則
腮樞塵影華管蜂声為物礙也

然後改焉可也此章作蒲盧義自可通何故安改
蒲蘆蘆白蘆蘆白蘆蘆亦可強合存中之無替極矣
朱子從之不過泥上地道敏樹句而已然敏樹與
蒲蘆各自成義何可牽綴以為一事家語之為書
不可一一據信然其言往往有所受之非全出於
王甫故朱子間有取焉如此章好學近乎智上有
子曰字引家語以證中庸為衍文是也即蒲蘆上
下文據家語則云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夫政者也猶蒲蘆也注蒲蘆果螺也謂土蜂也取
百姓亦待化以成上三句天人地三道對說下二
句專說蒲蘆之化試引以證章句則存中之謬昭
如視掌而朱子顧信焉豈非千慮之一失邪觀或
問則朱子以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可證故姑云
然固知其非確然自信之定說也

第二十章二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好近乎知，知近乎勇。

嚴 程 熹 按 經典 釋 文 近 附 近

程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

求仁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

行，便為仁，則失之矣。

又曰：劉毅本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

程 熹 按 程 說 雖 簡 而 未 盡 然 觀 其 引 求 仁 莫 近 則 毅 本 訥 等 語 則 不 以 近 為 去 聲 明 矣

程熹按：朱子以近從去，嚴為漸，接近之近，然惟以

文辭論，已覺其支離牽強，恐不可從。今沮遵程子

讀如字以為近似之義則見三者未足以為知仁
勇而一覽可達知仁勇之意自在其中不知朱子
何故不然也讀者或解章句好近乎知之知並去
嚴為好及近乎知之知二字並去嚴則良無可議
但此本多作乎知之知好近並去嚴為則朱子固
以近為去嚴矣

詩經

四子文辭極其平易而意味深遠咀嚼無盡苟在
知道之君子可以一覽而了若夫六經則其理義
固非淺短而文字之艱澁難曉迥異於四子蓋其
古制之不易考古語之不易解非博極羣書洞悉
舊典決不能瞭然靡遺憾二程識見之高卓絕于
古獨恨於羣籍則未之遍睹大遜朱子之故博故
其說四子則足以抗衡朱子至釋六經則邈然不
及固其宜也獨詩經朱子集傳注、未達詩人之
旨、訓字考制亦間有紕繆迥不及他註而程叔子

詩說雖未能完然成書其言多可取者六經諸說
中惟此或可以雁行朱子今錄如千條而論斷之
以見程說之善程說勝集傳者恐未必盡乎此讀
者類推焉可也

谷風

采葍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尔同死集傳曰葍蔓菁也菲似葍莖蘆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葍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采葍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美煜按集傳本鄭箋

程叔子曰采葍菲者以其有下體也無以以也

煜按蔓菁遍滿天下眾所共知其義在根而莖葉
迥不及焉博以莖為美根為惡全與物理反當以
程說為是以為無以自是詩人句法如焉念尔
祖不康禮祀之類

毛奇齡曰、葑菲惡菁也、冬有根可斃而食則根亦
美矣、及曰根惡何也、坊記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也、其曰不盡利則非以其美
也、與女子始從夫為後來也、亦為後可潛死也、譬
之采葑菲者、得母以其下體哉、葑菲根美可以甘
者、夫婦有德音可以同死、故里語云、養婦亦坊先

北風

携手同車、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程叔子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

已有駕之意矣、

呂曰恭曰、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太罕說曰、同車亦揆韻而言耳、且同行同歸、未見

其必賤者、宋儒義理之學、何其拘也、

蝦蟇

朝儕于西崇朝其雨

集傳曰儕外也周禮十暉凡

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徒且至管時為終朝言方

雨而虹見則其雨然

程叔子曰蝦蟇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

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朝儕於西者乃

陽方之氣未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為雨崇朝不

日之義奈何女子反逆其父母兄弟乎

又曰陰唱則陽不和蝦蟇之詩曰朝儕于西崇朝其

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蝦蟇在東則是陰先唱也

煜按叔子於弟二章虹不以為雨止之兆而以為
雨至之徵以崇朝為不然日之歲實不易之說也
蓋虹有二或見而雨下或見而雨止不知朱子何
故硬執虹霓為止雨之物乃若解孟子者大旱之
望雲霓句亦然竟覺譬喻不的切孟子此句不必
引叔子說解方通

伊藤長胤曰孟子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集
注云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蔡介夫曰若望
雲者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疑其不來也只是願
其雨而又恐其不雨後只管望着是雲是霓耳與

大旱之望雲雨者異之意矣宜細酌蓋虹之見常
對日亦作雨亦作晴在東則為晴候在西則為雨
兆今野人諺云朝虹不渡川晚虹不齋傘孟子所
云雲霓者將雨之占與望雲雨者一般朱子遂以
虹為晴兆而不知亦能兆雨蔡氏分疏竟屬鶴突
先人嘗改正其說古義中亦載鄙諺予頃閱小說
載吳郡婁元禮田家雜占有云虹兵呼曰覺露云
東覺晴西覺雨又類書纂要云虹霓雨久而晚見
于東則晴晴久而早見于西則雨皆與先人說符
恨不及見也又詩鄙風蝦蟆云朝隰于西崇朝其

雨未解云、際非也、周禮十輝九曰際、注以為虹、崇
然也、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然朝而止矣、今俗謂
虹能截雨、信然、此亦與孟子解同、極古注鄭氏箋
云、朝有非氣於西方、然其朝則雨、氣應自然、則以
虹為雨兆、正所謂西黨雨者、不知朱子何故穿以
虹為晴候也、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集傳曰、揚、濺揚也、水、緩流之貌、
程叔子曰、揚之水、濺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與力不足也、

煜、按揚、濺揚也、一勻、極難理會、且此解在古、兩未嘗聞、蓋泥下不流束薪、勻而然、毛傳、揚、濺揚也、此必古來相授之訛、但鄭風揚之水、傳曰、濺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薪、則不然、恐當從程叔子、歐陽永叔曰、濺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於束薪、亦叔子之意也、夫水之能漂木、轉大石者、必濺、

深碧涵、而未者揚之水特淺、之水其流潏潏
激石飛沫水而如此決不能流東薪束蒲即莊周
所謂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者也乃若
唐風揚之水白石鑿、皓、亦必解為淺水以水
潏後而石薪巖比翼弱而汰強尤覺的切若徒集
傳亦可通但緩流之水鑿、的、之石竟不相協
當不如解為淺水之能停物也

米荅

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
言胡得焉、集傳曰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
信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止矣

程叔子曰造為巧言且無用信之又重誠曰置之置
之且無以為然人之造為言者皆讒誣不實何所得
乎謂不得事實也

煜振集傳明白似無容疑但恨其頗傷於迫急恐
不得詩人之旨無信無然、是詩人反覆申言猶
言不成以不成以人涉印存人涉印存言無信也

人之言、無怒他人之言、他人之造言、烏能得其實、只如是觀、周匝婉曲有味、叔子以洞曉此意、更卷以無信人之言、人賢廷女司、益覺程說不可易、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子衿

青、子衿、思、我心、絜我不絜、子寧不嗣音、集傳曰、青、
青、絜、緣之色、具、父母、衣、絜、以、青、子、男子、也、衿、頌、也、
思、鬼、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音、繼、續、其、嚴、也、
也、此、亦、福、奔、之、詩、

程氏子曰、衿者學者之服、青、舉家之辭、

楊慎曰、朱子作詩傳、盡去小序、蓋矯呂東萊之弊、一時氣信之過、非公心也、馬端臨及姚敬菴諸家、辨之甚美、有一第可議、一笑、併記于此、小序云、著歲樂有人才也、子衿學校廢也、傳信以為非、及作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著歲之長、

育或舉以為同先生曰舊說亦不可廢此何異法
諺所謂玉波去四點依舊是王皮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東山

鶴鳴于垤婦歎于室垤蟻冢也將陰雨則穴處為
先知故蟻出垤而鶴就食之
遂鳴于其上也垤按集傳本无傳

程叔子曰垤丘垤也

垤按垤土之隆高者蓋丘阜之屬也沛子解為丘
垤知其不取蟻冢之說夫鶴大鳥也鳴于蟻冢上
大小殊不相稱何稽以朔地蟻封高大有如冢者
當之此亦偶然一有之恐不可以際天下矧鶴水
鳥喜將雨而長鳴故此以鶴鳴于丘上與婦嘆于
室中非有他義河容別贊蟻出以鶴食之說蓋

子太山之於丘性集注以解性為蟻封然丘之高
大與蟻封連用殊為不類當亦為土之隆高者方
安但性之為蟻冢元傳既文府然知是自古相傳
之說豈以蟻封以立性故名之歟
邱光庭曰鶴鳴于性婦歎于室毛萇云性蟻冢也
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據詩之文歟此性不得為
蟻冢蓋是土之隆僻近水者也若城址之類也鶴
亦鳥也天將陰雨則鳴于隆土之上若以于性足
蟻上于冢則鶴鳴竟于何處豈文章之體當如是
耶且經無蟻文何得鑿空生義

棠棣

死者之戚兄弟孔懷原陽哀矣元弟求矣集傳曰
之禍也人而畏惡惟兄弟為相恤身至於積
尸竟聚於原豐之間亦惟兄弟為相求也

程師子曰人當死生患難之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
方窮困離散群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
埋按以積屍哀聚解哀字元覺聲強且積屍中惟
求兄弟之屍有何意義鍾惺所謂朱子漏泥死者
不知詩義上下各別說河橋所謂戚哀下各以元
弟承接明是兩事非蒙上文者是也歐陽永叔不
雖在原陽廣野眾聚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飛

鳴而求其類。王介甫曰：不得保其常居而衆於原
陽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
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蘇子由曰：人失其常
居而聚於原陽之間，則他人相舍而兄弟相求矣。
以上三說，均與子介曾從之。

皇矣

天之厥配，受命既固。配，賢妃也。謂太姜。上帝遷此
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
遠適。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前命既固而
卒成王業也。煌按：集傳本鄭箋，阻礙以配為太
妃。

帝作邦作對，自太洵王季。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
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
程叔子曰：天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
而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

又曰：人君之德，能與天對合者，自太洵與王季也。
煌按：天之厥配，猶中庸稱至聖之德曰配天也。自
聖王言之，則曰配天；自天言之，則曰天之厥配。其

姜一也此詩方歷舉周室祖先而美之中間忽押
 入大姜事殊為不測且上下文勢何以相承接米
 叔子之說得之讀詩記朱子曰天以其德可配天
 而主之於此則朱子初年說與程子同亦不羨變
 計為也集傳解以章亦以覺不穩作邦二字中已含
 作為周邦而立君之意則作對者只是作配之意
 言帝命作為配天之君為不待文王自太伯王季
 之時而已然也叔子之說雖未盡大抵得之毛傳
 對配也鄭氏曰作配謂為生明君也立氏曰天以
 聖君為己配作對謂文王也以上諸說明確可以

翼程說矣

何猶曰立為建置之謂配通作妃即下章所謂對
 尔雅以對配妃是也厥配指文王也文王有王為
 之德可與天配故云然

易 春秋 書

程叔子一生精力畢於易。講經說中，惟易傳為最
詳備。今而熟玩其書，理精義確，一字不苟，誠無間
然。人果能遵行其言，可以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
可以為法後世。信宇宙間不可少之書。獨恨其於
易理則無所甚闡明，間不免遷就牽合之失。恐不
若朱子本義之簡淨通明。克盡易旨也。朱子作四
書集註，大抵紹述程子，而易本義則如務相反者，
不為無所見。願易傳之為書也。浩瀚故朱得而程
失者，固不勝枚舉。即朱失而程反得者，亦不能縷

指今不暇一、錄出讀有試以鄙論之意平心察
之則二子之是非優劣昭然可見矣。師子春秋傳
其得失大抵與易傳同。為中玄曰。伊川註春秋用
功多。然太着力。却有穿鑿。故亭不註春秋。而其說
春秋也。却多平。此編得之。書經則程說達、止於
二典。舜典且未竟篇。不足以窺一斑。故不復論。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孟子梁惠王下 追補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
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
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
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在河以知之。人情
而已。武王受得而止之哉。

程叔子曰。觀兵之說。亦自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
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
是君也。為之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朱子曰。伊川謂
深見文武之心。不兼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林氏
曰。漢儒以觀政轉為觀兵。而為周師再舉之說。

或問周本紀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不期而會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歸此即所謂觀兵說也直至伊川程子出始辨其意大有功名教亦即張子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意即何集注既載張子曰復繼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止之語閻若璩曰此自出劉敞列傳八百諸侯皆曰可伐遂城殷而本紀齊在家棧摺者朱子亦漏忘却誤引前後違反不顧集注之當早加列正者又此類程按朱子已說則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之說可以必列若存此說則以取觀兵之說百詩之數是也

金政

新井明校正

新井明校正

